

罗克珊娜

[英] 笛福 著

天一定九 译



花城出版社

罗 克 珊 娜

〔英〕 笛福 著

天 一 定 九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3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3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700册

书号 10261·510 压塑本定价 1.50元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我出生于法国普瓦图州或普瓦图省的普瓦蒂埃城。大约在一六八三年，新教徒们都在残酷迫害下被赶出了法国，我的父母亲也为了宗教信仰而出逃，从那里把我带到了英国。

我不清楚，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的。反正我为住在这里而感到很高兴。伦敦，是一个欢乐的大城市，挺合我的口味，因为我从小就爱热闹，欢喜看到许多名流人士。

除了语言之外，我身上已没有一点法国人的痕迹。我的父亲和母亲比当时人们通常称之为逃亡者的那班人要体面一些，加上他们出逃得早，所以很容易地保住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在过来之前，已经汇寄出了大量的钱。据我所知，还有大批的法国白兰地、纸张和另外一些货物；那些东西在这里销售十分赚钱，所以我父亲过来后，日子过得很顺遂，根本不用去请求这里的侨胞的支援帮助。相反，他的家门口倒经常挤满了饥肠辘辘、可怜巴巴的穷人，他们都是当时为了良

心或别的原因而逃到这里来避难的。

我的确听我父亲说过，他给那一大帮子人烦死了，本来，他们管它什么宗教，呆在那里就得了嘛，却偏要成群结伙地拥到这里来，想在英国弄口饭吃。这都是因为他们听说什么逃亡者在英国受到张臂欢迎，什么由于伦敦人的仁慈援助，鼓励他们到斯皮塔茨尔茨、坎特伯里等地的工厂里去工作，他们很快就有了职业，得到的报酬比在法国这类地方高得多。

是啊，我父亲告诉我，这些人的扰攘，比那些真正的亡命者和仅仅因为内心的痛苦而亡命的人，使他更为烦恼。

我是十岁左右给带到这里来的。如我上面说的，我父亲生活过得挺好。大约又过了十一年，他死了。那时，我学会了社会交际，已按伦敦的习惯，结识了几个英国邻居。同时，我还很年轻，结交了三四个跟我的年龄相仿的游戏伙伴。因此，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都渐渐变成了亲密好友，这大大促成我学会了言谈和交际。

我进了英国学校。由于年纪轻，我学英语学得挺好，还学会了英国青年妇女的一切习惯。因此，除了法语之外，法国的东西我一点也记不得了，我讲起话来，也不象大多数外国人那样带法国腔，而是说的我们叫做地道的英语，好象我是在这儿出生的。

为了说明我自己的性格，恕我说得尽可能的不偏不倚，好象我是在讲别人的事一样；至于我是否自吹自擂，那就留待读者公断了。

这是讲我自己十四岁光景的时候，身材高挑，长得端正正，对一般事情都极其精明，能言善辩，口齿伶俐，好讽刺挖苦，谈起话来略嫌孟浪，或者用我们的英国话来说，有点儿冒失，不过，我的举止行动仍挺优雅淑静。有人说，因为我是法国人，所以天生会跳舞，我是最爱跳舞了，而且唱歌也唱得很好，唱得棒极了，你听了就知道，这对我后来的一生是颇为有利的。具备这一切之外，我又既不缺少才智、美貌，也不缺少金钱。我就这样走向了生活。我有任何一个青年女子所渴求的种种讨人欢喜的优越条件，在我自己看来，我的前途也是一片幸福。

大约在十五岁时，父亲给了我——用他的法国话来说——二万五千个列弗^①，也就是说，二千镑嫁资，把我嫁给了这个城里的一个有名的酿酒商。请原谅我在这里隐去了他的姓名，因为尽管他是毁灭我的根源，我可不能这样严厉地报复他。

我跟这个叫做丈夫的人一起好好地过了八个年头，因为那时有一段时间我们置备了一辆四轮大马车，也就是说，一辆有点儿象冒牌的四轮大马车。在一个星期中，那几匹马都是拉货车的，只有在星期天才特许我乘四轮大马车到外面去一下，或者去教堂，或者去别的地方，这要看我丈夫和我商量的结果来定；顺便说一下，我们往往意见不一致。不过这是后话。

① 列弗，法国古银币。

在我讲述我一生中的结婚这段历史之前，你必须允许我，象我不偏不倚地讲述我自己一样，对我的丈夫也作一番公正的描述。他是一个快活人，长得又英俊，是哪个女人都希求的侣伴，个子高高，身材匀称，块头略大一点，不过还不至于缺乏绅士风度。他跳舞跳得很好，我想这是我们两人结合的主要原因。他有一个老爸爸，经营业务，谨慎又细心。因此，生意上的事，他就管得很少，只消偶尔去露一下面就行。他也就趁机利用这一点，对生意上的事不闻不管，只顾到外头去交朋结友，大打其猎，打起猎来，简直不要命。

在我告诉了你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和一个出色的猎手之后，实在把要说的也全都说了。而我是很不幸的——我跟别的青年女子一样，如上面说的，我所以会挑上他，只因为他是一个漂亮的、快活的人——可除此之外，他又是哪个女子都不想与之结为夫妻的一个意志薄弱、头脑空虚、不学无术的家伙。在这里，不管我为我后来的行为怎样责备自己，我都要冒昧地对我的同类——这个国家的青年女子们预先进一言：假如你们关心未来的幸福，想以后跟丈夫一起愉快地生活，希望保持你的幸运，或者遭到什么灾难之后重交好运，那么，女士们，可千万不要嫁给一个傻瓜，什么样的丈夫也比一个傻瓜强。跟了别的男人你可能会不幸，但跟了一个傻瓜，你就必定不幸无疑。是的，他就是想让你舒适，他也没能力办到的。他办每一件事都别别扭扭，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空话，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女人，都会一天中忍不住二十次对他感到厌烦和恶心。要是有一个女人把一个英俊、漂亮的

丈夫带到交际场中，听到他一开口，就不得不为他而脸红；别的绅士们讲起话来头头是道，而他什么话也不会谈，看去活象个傻瓜；或者更糟，听他胡说八道，被人家当做傻瓜笑，还有比这更叫人受不了吗？

其次，傻瓜有各种各样的傻瓜，多得不胜枚举，很难说哪一种傻瓜是最糟的傻瓜。我不得不说的是，女士们，你们可别嫁给傻瓜，不管什么样的傻瓜，都千万别嫁给他。是个发疯的傻瓜也罢，头脑清醒的傻瓜也罢，反正不管你嫁给谁也不能嫁给一个傻瓜。不，做什么都行，哪怕是遭受严重的天罚，做一个老处女也罢，那也比嫁给一个傻瓜强。

好吧，这个先搁下不说了，以后我还有机会再谈。我的情况尤其难以忍受，是因为这场不幸的婚姻里还渗进了好多愚蠢的事情。

第一点，我必须承认，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是一个自负的傻瓜，固执己见；无论和谁在一起，或者无论别人提出什么意见，他都认为他自己说的是最正确、最好、最中肯的。虽然他说话时一副谦虚的样子，可是一旦要他用论点和理由来为他自己说的话辩护时，他可就说得软弱无力，空空洞洞，一点也说不到点子上去了，简直叫谁听了都感到厌烦和为他害臊。

第二点，他又独断又固执，对一些一目了然前后矛盾的事情，都断然不疑，真叫人难以忍受。

就是没有别的缺点，光凭这两点，也够他成为一个令人最难容忍的丈夫了。这样，大家也就不难想象到，我和他在

一起过的是什麼日子。不过，我尽量保持沉默，这也是我唯一胜过他的地方，每当他喋喋不休地和我唠叨时，我都不加回答，不跟他谈他在说的事，这样一来，他当然就大为光火，站起身来就走了，这是我想脱身的最便当的方法。

这方面我还可以谈好多，我是怎样使自己的日子能够过得下去，又是怎样才跟这个世界上脾气最固执的人安然相处的，但这些说来话长，也太琐碎了。我将只拣一些与我要说的事情有关的来说一说。

我结婚后大约四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是很早就死了。父亲对我的婚姻是很不称心的，他对我丈夫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看到丝毫满意的地方，不过，他死的时候，还是留给了我五千多利弗，只是他把钱都交给我哥哥了。我哥哥是个商人，做生意不会瞻前顾后，投机失败了，不仅把自己的钱蚀光，还把我的钱也赔上了，这事我等下再谈。

由于不能把钱托交给丈夫，就这样失去了父亲给我的这笔最后遗赠，这就是嫁给一个傻瓜的好处之一！

父亲去世不到两年，我丈夫的父亲也死了。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给他增添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个酿酒厂是相当不错的，现在整个厂都是归他所有了。

但是，股本一增加，却造成了他的毁灭，因为他没有做生意的天资。他根本就不懂得记帐；起初，他倒确乎忙了一阵，一副做生意的样子，但随即就懒散下来了。他把查看帐本看作是有失身份的事情，所以把全部事务都托交给了他的职员和记帐员。他拿现金付给麦芽制造人和交付营业税，再

留一些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他才逍遥自在，吊儿郎当呐，管它赚钱不赚钱。

我预见到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劝过他好几次，叫他管管生意。我告诉他，这一头，顾客们都在抱怨他的雇工们做事马虎；另一头，由于职员漠不关心，不来维护他的利益等原因，他已负了好多债。但他对我不是恶言相对，就是编出一套假话来搪塞我。

好啦，这是一个很乏味的故事，不应该说得太多，还是长话短说吧。我丈夫开始发现他的买卖疲塌了，资本也减少了，总之，他生意做不下去了，有一两次，他的酿酒器皿都给拿去抵了营业税，最后一次，他走投无路，只好把酿酒器皿全都贱卖了。

这样一来，他才慌了，他决心不做买卖了，这我倒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我早已预见到他若不及时歇业的话，他也会被迫以另一种方式来歇业的，那就是破产。再说，我也情愿他能在还留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退出来，以免我在家变得赤贫如洗，连同孩子们给一起扫地出门，因为现在他已让我生了五个孩子；这可能是傻瓜们所擅长的唯一的事吧。

当他把酿酒厂脱手转给另外一个人时，我觉得挺高兴，因为付了一大笔钱后，我丈夫是无债一身轻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两三千镑钱。现在我们不得不从酿酒厂搬出去，在距城大约两里路的××村找了一座房子；思前想后，觉得能在这种情况下脱出身来，还是挺不错的。我那漂亮的丈夫，只要还有一星半点聪明才智，那我还是可以好好过活的。

我向他建议，拿那些钱去买所住宅吧，或者，拿出一部分来，再加上我的一部分钱（我当时还有，而且本来可以保存下来的）去买所住宅。这样，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还可以勉强度日。但傻瓜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愿和别人商量，他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他还是象从前一样过日子，带着他的马和一帮人，每天到森林里去打猎，其余的事啥也不干。但是银钱很快就少下去了，我想我已看到我的毁灭正在加速到来，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加以阻止。

我竭尽可能地劝告他，恳求他，但是毫无结果；我一再告诉他，我们的钱花得多快，要是钱花光了，我们会落得怎样个下场。但这些话对他都毫无影响。他还是象一个傻瓜一样干他自己的，对我的眼泪和悲伤全然毫不在意，也没减少他的花费、装备、马和仆人，这样一直到最后，他在这个世界上连一百镑钱也没有了。

不到三年工夫，我们的现钱就这样全部花完了；可我得说一句，他花钱也花得太蠢了。因为他根本就不跟有用的人交朋友，平时总跟一些猎手、骑马打猎的人和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在一起，这是做傻瓜的又一个结果。这种人决不会在比自己聪明、能干的人身上找到乐趣；所以他们就跟流氓为伍，跟看门人一块儿喝酒，总是跟身份比自己低的人交朋友。

这就是我的可怜的状况。一天早晨，我丈夫对我说，他眼看就要落入一种悲惨的境地了，他想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以前我要他趁早考虑他自己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不要

把事情弄得无法弥补，他就几次提到过要出去闯闯，但我看他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他一向是说话不算数的。现在我当然也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当他说他要走时，我总是暗暗祈祷，甚至对自己说：“但愿你走，要不，你再这样下去，会把我们都活活饿死的。”

可那天他却整天不出门，晚上也在家里睡。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起了床，走到朝马厩的窗子旁，吹起了他的所谓的法国号，这是他通常用来召集他的人马去打猎的信号。

那大约是八月下旬的一天，五点钟天就亮了，这时我听到我丈夫和他的两个仆人出去了，走时随手带上了院子的门。他走时跟平常出去打猎时一样，并没有和我多说几句话；我也没有起来对他说什么要紧的话，他走后我又大约睡了两个小时。

要是我立即就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丈夫，那读者一定会感到有点吃惊吧；其实，我不仅没有再见到他，而且从此也没听到他传来的信息，或是任何关于他的信息，也没有听到他的两个仆人和马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上哪儿去了，他们是往哪条路走的，他们干了什么事，想干什么事，仿佛地上裂了个口子，把他们都吞下去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除非来世才弄得清楚了。

头两天晚上，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开头一两个星期，我也并不怎么感到意外。我相信，要是他们遇到了什么灾祸的话，那我立即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也知道，他带了两个仆人和三匹马，他们要是一起都出了事，那真是世界上

最奇怪的事情了，就是那样，过些时候，我也一定会听到他们的消息的。

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诸位不难想象到，到最后我可吓得要命了，看看自己的处境，想想我已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更加惊慌失措了：带着五个孩子，无衣无食，身边只有七十镑钱和少得可怜的几样贵重东西，那虽然还值点儿钱，可总不能用来长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该去向谁求助；房租太贵，不能在现在住的房子里呆下去了，可没得到我丈夫的许可就离开这所房子，他回来的话又怎么办呢？这个主意也不行；这样，我可真束手无策了，忧郁消沉，丧气到了极点。

我这样沮丧地过了大约一年。我的丈夫有两个姊妹，她们都已结婚，日子过得挺好，他还有一些我认识的近亲，我希望他们会帮我点儿忙。我常捎信给他们，问问他们是否得到了我那流浪汉的消息，但他们都回信说对此一无所知。信捎得多了，他们开始对我不耐烦了，为了使我清楚这一点，他们回答我的女仆的询问时，就故意既怠慢又无礼貌。

这伤透了我的心，增加了我的痛苦。我除了流眼泪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在这世界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朋友。我忘记说了，在我丈夫出走前大约半年，我兄弟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他破产了。在这倒霉的情况下，我还含羞蒙辱地听说，他不仅已经被捕入狱，而且就是通过调停，偿还部分欠款了结债务的话，他也将一贫如洗了。

真是祸不单行。我兄弟的破产是我丈夫出逃的前奏，我

对我兄弟这一边是不存指望了。我的丈夫走了，家里的孩子全交在我手里，没有东西供养他们，我的处境是悲惨得无法形容。

大家可以推测到，凭着我的财产和以前的环境，我留下了一些金银餐具和珠宝手饰。我的丈夫是从来没有受过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象其他男人那样来掠夺我这些东西。在我还在期待着我丈夫的那很长一段时间里，眼看现钱用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一件接一件地变卖东西，到最后，一些值钱的东西很快就弄光了。我知道，我已只剩下了片悲惨痛苦的前景，连我的几个孩子也就要在我眼皮底下挨饿了。让随便哪一个生活富裕安适的母亲想想我的处境吧。我已不存再见到我丈夫的希望，真的，即使能再见到他，他也是一个世界上最无力帮助我的人，也不会挣得一个先令来减轻我们的痛苦。他既没有这种能耐，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不可能去当职员，因为他写字从来就写不清楚；他写出来的东西简直不知所云，所以，他也看不懂别人写的东西；他看不懂正规的英文，所以也不会拼写正规的英文。最让他高兴的是万事不管。他能靠在杆子上，一站半个钟头，嘴里叼个烟斗，安安定定地吸啊吸的，或是象德莱顿^①笔下的乡下人那样，嘴里吹着口哨，脑袋瓜啥事也不想，到处东游西逛；甚至他一家人都在挨饿，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他浪费了，我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也不知道花掉最后一个先

① 德莱顿（1613—1700）英国著名诗人。

令后，再到哪儿去弄一个来。

这就是他的性格，这就是他最大的能耐，老实说，我也不象起初那样把他的出走看作对我是很大的损失了。他对我也实在太狠心太残酷，事先一点儿也不告诉我他的计划。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至少在出走前的短短一段时期内，就打算这么做了，可他竟没有取走我们所剩下的一点儿钱，也没拿走其中的一部分，以便维持他一段时间的生活。他并没这样做。我完全可以肯定，他离家时身上总共不到五几尼。我只知道他把他叫做法国号那支猎号和那副打猎用的马鞍放在马厩里，走时只穿了他时常穿的那身所谓漂亮装备，带走了一条绣花鞍褥，一盒子手枪，和另外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他的一个仆人另外有一副马鞍和几支手枪，只是粗陋一点，另一个仆人有一根长枪。因此，他们出去时倒象是去旅行，而不象是去打猎。打那以后许多年，我一直没听说他们是到哪儿去了。

我说过，我捎信给他的一些亲戚，可他们只给我简短粗暴的回答，他们也没有哪个来看看我和孩子们，连问都没问一声。他们都很清楚，我的处境很可能马上会给他们招来麻烦。但现在可不能跟他们或是别人磨时间了，我不再捎信给他们，而是亲自跑到他们那里，向他们明白叙述了我的处境，告诉了他们事情的全部经过和我落到了什么地步，求他们指点我，我该怎么办，我以他们求之不得的那种卑躬的样子，恳求他们想想，我自己是无能为力了，若是得不到帮助的话，我们一家人肯定都会完蛋。我告诉他们，要是我只有

一个或两个孩子，我可以做针线活，尽力养活他们，那样，我只来求他们帮我找点事做就行了，我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来挣得面包。可是想一想，我是一个向来没学会干活的单身女人，又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工作，要想搞到五个孩子吃的面包是不可能的，我的几个孩子还很小，没有哪个能帮得上忙，哪个都不肯接济你一个子儿。

走到哪儿都一样：在他的两个姐姐家里，他们几乎连坐也不请你坐，另外两个近亲也没给我一点吃的喝的。我找的第五个亲戚是一个老妇人。她是我丈夫的舅妈，一个寡妇。在这些人当中，数她最无能力帮助我了，可她倒是请我坐了，还让我吃了一顿饭，比其余的人都客气。可是她忧郁地说，她有心帮助我，可是实在没有能力；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在老妇人这儿，伤心的忠实助手——眼泪，减轻了我的一点痛苦。我告诉她，我丈夫的另外一些亲戚是怎样对待我的。谈到这些，我又禁不住泪如泉涌，痛哭了好一阵儿。最后，搞得那位好心的老妇人也陪我哭了。

可从他们那里回到家，我一点也没感到心里轻松些。我待在家里，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中，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那以后，我还到老妇人那儿去过几次，一再说服她，要她到另外几家亲戚那儿去跟他们说说，若是可能的话，至少让他们把孩子带走，或是给他们一口饭吃。说句公道话，她倒确实是尽力的，去找他们谈过，可是毫无用处，他们连那样一点忙都不肯帮。她大概哀求了老半天，才算从他们那里募来了十一、二个先令，这点钱虽然救了一时之

急，可并不能减轻压在我身上的负担。

有一个穷妇人，她原来是靠我们家接济过活的，跟其他的亲戚相比，我一向对她挺好。一天早晨，我的女仆提醒我，何不捎个信给这个穷妇人，看她是否能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点儿忙。

这里我得对我的女仆、这位可怜的姑娘赞扬几句。我尽管付不出她的工钱，而且跟她这样说了，我没办法支付欠她的工钱，可她还是不愿离开我。在我分文不剩的时候，只要她有钱，她都会资助我。她这样做，我承认这是她的忠诚和善良。可她这样做，到头来她是并不会吃亏的，这一点以后就会知道。

艾米（这是她的名字）提醒我，捎个信儿去叫那个穷妇人来吧。我当时正烦恼不堪，也就打算这样做了。可就在要捎信给她的那天早晨，我丈夫的舅妈已和那位穷妇人来看我了。那位好心的老妇人看来是真诚地为我担心的，她又跟那些亲戚去谈了谈，看看她能帮我点什么忙，可是毫无效果。

看一看她来的时候我那副光景，那你就多少会了解我眼前的痛苦了。我有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岁，家里已经没有一个先令可给他们买吃的东西，只好叫艾米去把银匙子卖了，从肉店里带点肉回来。我坐在客厅的地上，周围是一大堆破衣烂衫和被单之类的东西，我正在它们中间翻寻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可以变卖或者可以典当的东西，好去换点钱。我一直在哭，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哭得简直气都喘不过来了。

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了。我以为是艾米，就没有站起来，一个孩子去开了门。两位妇人径直来到了我的房间里，看见我正如上面说的那样坐在里面痛哭流涕。看到她们到来，尤其是看到我刚才正要去叫的那个人也来了，我吃了一惊。她们看到我时，我是怎么一副样儿啊，我哭得眼睛都肿了，房间里是那样一副模样，我的四周堆着那样一堆堆东西。特别是当我告诉她们我在做什么和干么要这样做时，她们就象约伯的三个安慰者^①似的坐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两个人只顾自己跟我一样一个劲地痛哭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多说的必要了，一切都不言自明。她们看到，我前不久出门还是坐自己的马车，现在穿得又脏又破；以前我长得又丰满又漂亮，现在已瘦得象个饿鬼。这所房子原来是堂堂皇皇地摆满了画像和装饰品、橱柜、穿衣镜等东西的，一样样都摆得恰到好处，现在已被洗劫一空，大多数东西都给房东拿去抵了房租，或是卖了换点必需品。总之，屋子里是一片悲伤气氛，满目凄凉；我们几乎把什么都吃掉了，已一无所剩，除非象那些个可怜的耶路撒冷妇女一样，要吃我只好吃亲生孩子了。

这两位好心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朝四下里看看。这时我的女仆艾米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小块羊的胸脯肉和两大串萝

① 约伯为人正直，远离恶事，但上帝因受撒旦之谗而降祸于他。这时约伯的三个朋友各从本处约会回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为他而放声大哭。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11节。